

# 「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的研究理念與發展

任天豪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一、醞釀於臺灣外交史學界現行趨勢中的研究團隊

「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在源遠流長的歷史學門中，乃是一門相當年輕的次領域，係在19世紀由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致力在將歷史學取向「科學」化之後，所開展而出的新學派。外交史曾在當時引領風騷，是思考外交決策時的重要依據；但其反向意義，則是歐美列強藉著國力優勢宣揚其「科學化」的歷史認識，致使發展相對弱勢的國家或地區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意志，卻未思及外交史研究與強權政治的關聯。此種與外交史發源地的歐洲地區，大不相同的發展背景，令外交史研究在中華民國(以下簡稱「我國」)的學術史脈絡中，成為一種頗為奇特的存在。

在外交史概念初入我國之時，即因前述影響而有意識地反映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而非僅「差異」而已——從而使得我國的外交史研究，雖然針對傳統史學疏漏、泛論的負面性質不無矯正，仍難避免其間的民族主義內涵，成為「民族史學」的一環。雖然如此，至少在蔣廷黻(1895-1965)等前輩學者的努力下，為我國的外交史研究奠下厚實的基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創建學者郭廷以(1904-1975)，更建立以「南港學派」(Nangang School)聞名歐美的學術成就。(註1)

然而近十數年來，因歐美學界的學術關懷不斷改變，我國也隨之不斷反省自身所有的學術內容，外交史即為其中最易遭到質疑的學門之一。另一方面，史學界的研究興趣也更積極於對生活、文化等較具大眾（civil）品味的主题投入。於是無論心態史（History of Mentalities）或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等領域，均曾受到國內史學界的青睞，但調性偏硬的外交史、軍事史等領域卻更加式微。

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許雪姬教授針對我國歷史系學位論文的整理結果可知，「史學界是新文化史當道」。（註2）也有學者統計國內三大史學期刊（《新史學》、《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與《臺灣史研究》）的論文種類後發現，《新史學》、《臺灣史研究》分別以文化史、社會史為最大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則或因其畢竟有著南港學派的傳統，尚有18%的外交史成果，但仍不比文化史與經濟史的30%、21%。（註3）由這些例證可初步窺知，我國外交史研究領域的衰落現實。

近十年來左右，國內的外交史領域似乎區分成兩種進展方向。首先，是外交史常成為國際關係學門的研究對象或出版成果，例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郭銘傑，即在其碩論基礎上，出版一本探討國內政治學與外交史研究關聯的著作；而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蔡東杰教授，亦出版多本外交

史的綜合性著作。（註4）雖然這些書籍都甚有見地，但與外交史原本的研究取向並不相同，也不同于當年「南港學派」所主張的研究成果，故實不在原本的發展脈絡之上。另一種進展方向則是史料出版，如國史館出版許多史料彙編，成為研究者的極佳工具；中研院近史所則以口述資料的蒐集，為外交史研究提供許多側面材料。然而這些表現雖然極有價值，卻終非外交史的研究成果。故對我國外交史的研究領域而言，近十年來的研究成果仍可謂大不如前，優秀的成果不僅量少，且亦仍多出於張力、張啟雄、唐啟華、吳翎君等前輩學者之手。也就是說，國內外外交史領域的發展不僅式微，甚至也可能面臨「斷層」的窘境。

## 二、研究群的成立與志向

在此情勢之下，一群原本只因修習課程、參與會議而結識的青年學人，由於自身的領域與志向之故，興起籌組研究群體的共識。尤其在2009年7月25、26日時，因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與東京大學於政大季陶樓，舉辦一場由兩地研究生發表、交流的「東亞近代國際史研討會——日臺青年學者論壇」。該論壇雖係閉門會議，仍讓部分與會擔任評論的我國學人感到憂心。畢竟面對資源、人數與投入程度均領先臺灣的日方青年學子時，應如何確保自身對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的詮釋權乃至基本話語權，已是無法迴

避的問題。於是，幾位學人便即邀集同儕，籌組研究團隊，並於隔年2月在臺北國父紀念館附近之某餐廳中，召開首次籌備會議。此後，除加入政大人文中心而暫時改以目前行世之名稱外，也積極進行各類學術事務，包括舉辦會議、出版專書，及招攬青年學人加入等等。(註5)草創之時因仍係非正式組織，較接近學術同好會，故並未積極進行命名等相關程序，大致上以「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以下均簡稱「研究群」)為名。惟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自研究群創設以來，即不斷給予協助，從最早的場地借用到近年來實際提供金援。也因如此，研究群乃加入其麾下，成為其「現代中國的形塑」總計畫下的一員，名為「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團隊。雖然不可否認的是，研究群的成立或許早於政大人文中心所執行之學術計畫，但研究群畢竟感恩於政大的極大幫助，故近年來皆以該「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之名稱，進行與外界交流的活動。目前暫定除非該計畫結束，研究群不會改變名稱。

另一方面，研究群其實也以「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之名，做為自身實踐外交史研究與交流的自許。(註6)蓋「外交史」與「青年學者」兩概念，是研究群最核心的兩個價值。

「外交史」概念所以為研究群成員所重視，是因我國的外交史領域雖然面臨凋零之勢，但外交史研究仍有不應消失的價值。蓋

外交史研究取向對檔案史料的高度重視，至少便能在探究歷史「事實」(fact)的層面上，具備相當功效。而歷史事實與歷史解釋同為歷史學的內涵，歷史事實或許會因史料狀況等外在因素的限制而被遮蔽，然此實與歷史解釋也會基於各種主、客觀因素影響而有多元呈現，卻不免莫衷一是的結果，具有類似意義的缺失。過去的外交史研究容或有時陷入史料迷思，卻不能因此反證外交史失去存在價值。尤有甚者，我國過去的歷史解釋之中，仍有許多因為史料限制或官方意識形態操控的成分，體現依據相對可靠的史料探究歷史事實的工作，仍有極大的深入空間。西方學界在歷史事實方面的紮根成果深厚，與我國的基礎不同，是研究群成員公認的現實狀況。因此，研究群致力於外交史研究的取向與方法，期望能以合作成果展現外交史領域的價值。

「青年學者」概念所以被研究群關注，較偏向情感性的理由。由於我國在郭廷以教授的擘畫之下，外交史研究成果為世矚目，張玉法、張存武、李恩涵、李國祁、林明德、陳三井、呂芳上等教授均是重要的奠基人；此後，張啟雄、張力、唐啟華、李朝津、吳翎君等教授繼之，不斷充實我國的外交史研究成果。然因近幾年來國內歷史研究興趣的轉向，竟使外交史領域陷入青黃不接的窘境。此種境況不僅有愧於前人的努力，無以為繼也暗示了過往成果將成「浪費」的後果。因此，研究群在組成之時，成員學經

歷均在博士生至助理教授之間，符合所謂「青年學者」的名義。成立之後，原有成員雖漸在年歲與經歷上增長，但仍廣納博士生以上的青年研究者為成員，致力維持「青年學者」的內涵與意志。期以此為提醒自身保持活力，維持研究熱誠，提供我國外交史領域源源不絕的動力。

### 三、研究群的成長與發展

由於研究群的創建，乃是基於前述非功利性（non-utilitarian）的熱誠，故多為無償性的付出，以推動外交史研究的進行與成果為主。然而即使如此，研究群近幾年來不僅得以持續運作，更竟能益發茁壯，實屬難能可貴。這與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支持，及成員自身的積極性皆有關聯。

在政大人文中心的支持之下，研究群近年來不斷出版研究成果。自 2012 年出版首本專書《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之後，（註7）迄今已有 5 本專書問世，最新一本為《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註8）另尚有 2 本正付梓中。2016 年以「國際合作在中國」為題所召開的年會，亦將匯集其中論文，進行送審、出版之程序，預計明年可有至少 8 本學術專書出版完成。

成員的積極性除表現在共著專書的層面外，自身致力學術發展的態度也值得一提。目前研究群已有 26 名成員，其中教授級成員 3 名、副教授級成員 2 名、助理教授級成

員 14 名，其餘 7 人為博士生，且其中 3 人為海外背景（學籍或國籍）。今年度又再增加 2 位成員，一人為助理教授，一人即將升等副教授。亦即研究群成員雖多各有職務，仍致力在本務之外積極參與。除透過集體撰述學術專書的方式外，也藉以塑造熱誠、團結的氣氛。是以不僅可為我國外交史研究持續投注成果，亦能將共識外部化以號召更多識者加入，擴大外交史領域的發展可能。

概括而言，研究群的研究成果因成員專業領域的不同，概略可從時間斷限與研究性質兩種面向，進行初步區分。在時間斷限上，外交史研究群以西方式「外交」（diplomacy）在中國發生實質影響力的明清時代為開端，（註9）尤在傳統上與「西力東漸史」概念相關的清季時期，有較多的成員進行研究。其次，北洋外交史研究則是另一個重要時段，且其往往會與清季外交史有延續性的探討。國民政府時期外交史的成員目前雖然較少，但並非完全空白；特別是二戰後期的中國對外關係部分，已有某些關注冷戰時期外交史的成員，將其檢視目光推前至斯時，獲致補強的效果。而冷戰期間的外交史部分，則在目前研究群中占最大比例，其中部分研究並已不再侷限於傳統上的雙邊關係視角，而朝向以東亞區域為主的國際關係史（International History）方向發展。

在研究性質方面，雖然外交史面臨許多新說的質疑或攻擊，但正如前述，外交史也並非全無價值。因此研究群成員即使多未偏

廢傳統外交史所習見的民族主義式論述，但因成員多已對相關的學理有所體會，故研究成果並未為民族主義思維拘束，而能致力在民族主義建構的脈絡下，思考其中所反映的情狀與問題。進而與過去的論述對話，並提出現今世代研究者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因成員早已體認到傳統外交史研究取向的限制，並積極透過與其他領域交流、對話的方式，試圖重新建構自身在既有取向影響下的成果，期望能讓國內的外交史研究走出反省後的新路線。因此研究群也會邀集包括軍事史、經濟史、國際關係、建築學等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加入，共同進行在臺重構外交史取向的嘗試。故在現階段的研究群中，研究性質便可呈現傳統外交史取向、國際關係史取向等「傳統型」的研究，及透過其他社會科學的視角所提出，介於外交史與其各自領域論文之間的「新型」研究成果。這類「新型」成果或許並不全然符合外交史的既定形式，但一則體現研究群的經營結果，一則證明研究群的反思努力；同時也可面對前述的各式質疑，印證我國外交史領域確實正視著自身學門的侷限，但仍積極努力地嘗試突破。

#### 四、研究群的成果與期許

由於研究群對外交史領域原就抱有高度熱誠，故發展成果除學術專著外，亦不時舉辦學術討論會、發表會、工作坊等具體的活

動，有時也會協助其他單位。例如 2015 年 5 月 15 日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的「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即是由研究群成員為籌辦骨幹。（註 10）本年度（2016）10 月 21 日，該研討會又將舉辦第二屆，研究群仍將盡力協助。（註 11）

研究群一年一度的年會，在 2014 年以後，至今又已歷經三屆，日後仍將持續舉辦。（註 12）每屆年會均制定主題，2014 年為呼應前屆之主題「秩序」，設定年會主題為「衝突」，故將會議名稱定為「衝突、紛爭與中國外交的形塑」。隔年決定主題時，研究群考量到外交史研究的傳統常因偏重國家、政府等權力主體的影響力，因而建構出仍有偏漏的「大寫歷史」（History）。帝王將相、知名人物的表現，被外交史研究者刻意的強調，隱身在歷史大局背後的庶民的、非權力者的「小寫歷史」（histories），則經常遭到漠視。有鑑於此，研究群乃在該次年會嘗試外交史研究與「小寫歷史」的結合可能，因而定名為「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此一反思並據以行動的結果，不只是為我國外交史領域主動開闢嘗試改變的案例，也體現研究群成員理解到外交史的學科瓶頸，願意不斷與時俱進的心態。

年會是研究群的年度盛事，絕大多數成員均會參與。年會經常邀請國內相關領域的前輩學者蒞會指導，如臺大政治系石之瑜教

授、政大外交系陳純一教授等；海外學者亦常在邀請之列，如東京大學川島真教授、東京大學濱下武志名譽教授、復旦大學吳景平教授等。然除協助其他單位籌辦會議與自辦年會等活動之外，研究群亦嘗舉辦較小規模的學術討論會或工作坊，例如 2015 年年底，研究群即假政大社資中心舉辦「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現況與展望」工作坊，邀集包括政大歷史系廖敏淑副教授等同輩學者，共同發表以「北洋外交史」為主的研究心得，另並先行匯集論文送審，預備出版。該書不僅已在政大出版社出版程序之中，出書規劃亦已獲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青睞，可望另以簡體中文的形式在對岸出版。此例顯示研究群並非空談高論，而係以務實、積極的態度推動外交史研究的可能性。

由於研究群在每年年會之後，都會將該次研討會之論文集結、送審、出版，故年會主題的變遷，其實正代表研究群對我國外交史研究的趨勢發展，所付諸實踐後的嘗試成果。故此，研究群首本專書所以名為《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實係因為草創之初，成員間的磨合尚不深刻，猶未能找到共同的研究對象所致。所謂「多元」，不可諱言的實是成員僅有熱血、卻無具體規劃的窘況。不過自第二本專書《國際法在中國的詮釋與應用》之後，此種狀況便已逐步改善。研究群開始針對外交史研究在我國當下環境中，值得被深掘的主題，做為該年度的優先探討對象，體現研究群對我國外交史研

究的認識狀況。是以如研究群次本專書的成書，係因當時認為外交史與國際法學門的成果應有關聯，但過去雙方卻少有交流，故而研究群率先嘗試將涉及國際法議題的人、事、物，做為自身的研究對象，期待該成果能與國際法學界建立交流的契機，可惜結果僅能謂為差強人意。於是次屆便即決定以深固自身的研究基礎為優先，而以《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為題，嘗試以國際間的「秩序」為對象，將國際關係與外交史研究建立聯結，從而厚實外交史的社會科學基礎。（註 13）此次結果便因研究成果性質較近，而較接近期望的目標，也因此與部分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學者，建立交流關係。至第三屆之《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時，便能在原本的規劃架構下，將對象由「秩序」轉換為「衝突」。透過相同規劃概念下的反面主題，試圖建立更全面的聯結關係。也因如此，研究群的年會也更能因之逐年邀請諸如政治學等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參與，從而擴大研究群及其研究成果的視野。這些均是研究群積極調整方向，期能符合其自我期許與初衷的例證。

除了前述主辦會議與出版專書的努力成果之外，研究群也多次以「化整為零」的方式，指派個人或籌組小型群體，投入其他機構所舉辦之各類研討會或論壇。諸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外交學院東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

等，均是較常接觸的學術單位。最近的一次應係 2015 年年底於京都產業大學所舉辦的東亞國際史工作坊，（註 14）研究群由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蕭道中助理教授等代表出席。今（2016）年暑期，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將舉辦「第一屆中華民國史青年論壇」，研究群亦在認為此事斷不可缺少臺灣方面的史料與論述，因而必須挺身而出的自覺下，籌組小型群體與會。由於研究群籌組的初衷，原即含有「確保自身對中國近現代外交史的詮釋權乃至基本話語權」的意識，這些行動自皆會是研究群不斷努力的目標。

透過研究群的熱誠行動，已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聞知研究群的存在與成果。也因如此，參與研究群的成員人數也日漸增多，研究範圍亦日益擴大。目前研究群成員除原有的外交史研究者之外，也已有諸如海關史、經濟史、軍事史等相關歷史學科的研究者投入；其他社會科學方面，則有原就關係較近的國際關係領域研究者外，亦有原係建築學專業但有外交史研究成果的成員加入，大幅拓展研究群的研究視野。此種成員專業領域的擴展，不僅展現未來研究成果的樂觀可能，也再次證明前述研究群對外交史研究的發展及限制，充滿理解而盼努力突破的學術期許。

## 五、結語

由最早籌組研究群的 9 名成員，到今天

已有 28 位各有專長的成員加入，現時研究群已可面對各類學術活動所需，擬組各種相應的代表參與。這種研究人力的豐沛並非只是單純的數量優勢，實也體現研究群成員對外交史研究的投入與成果，大致已可獲得學術界的接納。在學術前輩的「巨人肩膀」上，透過研究群而耕耘自身學術資歷的外交史青年學者，勉強可謂「不辱」。然而研究群當然不會以此自滿，畢竟學術研究浩瀚無涯，沒有應該停止努力的時候。研究群將盡力記住籌組的初衷，持續投入對外交史研究的時間、精力，並謙虛地與其他學科對話，拓展外交史研究的各種可能。研究群成員謹記的是，我國的外交史研究既然已有豐厚基礎，當然不能坐視其消失；而外交史研究既然仍有價值，自也沒有放任、蹉跎其發展機會的理由。

### 【註釋】

1. 以上有關外交史學術發展的論述，唐啟華教授已有十分詳盡的解說，請見唐啟華，〈全球化下外交史研究的省思〉，《興大歷史學報》，第 15 期（2004 年 10 月），頁 201-210。惟該文已係十餘年前所作，與今日狀況稍有差異，近年狀況於正文簡要說明，並感謝審查人建議。
2. 許雪姬，〈2004-2013 年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4 年 12 月 5 日。
3. 參見黃寬重，〈歷史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報告（2010-2014）〉，收入「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 年 12 月 5

- 日，頁 10-13。全文網址：[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結案報告-熱門前瞻\\_歷史學門.PDF](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Temp/結案報告-熱門前瞻_歷史學門.PDF)。
- 見郭銘傑，《整合中國外交研究——外交史、政治學、漢學及其超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10年）；蔡東杰，《中國外交史新論》（臺北：風雲論壇出版社，2010年）等。
  - 研究群過去的學術活動成果，約略可參見許峰源，〈「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的成長與蛻變〉，《國史研究通訊》，第4期（2013年6月），頁 88-94；任天豪，〈「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的籌辦與成果〉，《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2015年6月），頁 92-97。
  - 目前研究群交流所用之網站，亦在多次調整名稱後，以「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為名，見：<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36354739720674/>。
  - 應俊豪、陳群元、王文隆、徐法馨、任天豪、許峰源，《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
  - 周惠民主編，《全球視野下的中國外交史論》（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年）。
  - 「外交」此一中文名稱，似可泛指任何與「國家」往來有關的事務。但既然傳統東亞世界中的「國家」定義非與 nation state 的概念相同，則外交便有極度廣義與相對明確的指涉層面。故在本文的概念中，以「西方式『外交』」概括稱之。而具體的解釋，可自前政大外交系主任李其泰教授的著述中獲致清楚認識，蓋其正是體現「外交」與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歷史進程互動狀況的範例，見李其泰編著，《外交學》（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出版委員會，1962年）。
  - 任天豪，〈「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學術研討會的籌辦與成果〉，頁 93-95。
  - 請參見〈徵稿啟事：第二屆「東亞外交史的新視野——外交史研究的新見解與展望」〉，收入「中研院近史所布告欄」，2016年4月15日。全文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PGNews\\_Detail.aspx?tmid=21&mid=58&tableName=Event&eventID=855](http://www.mh.sinica.edu.tw/PGNews_Detail.aspx?tmid=21&mid=58&tableName=Event&eventID=855)。
  - 2014年以前的研究群年會，請參見許峰源，〈「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的成長與蛻變〉，頁 88-94。2014年以後者，請分別參見鄭巧君，〈「衝突、紛爭與中國外交的形塑」學術研討會紀實〉，《國史研究通訊》，第6期（2014年6月），頁 38-41；王慧婷，〈「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學術研討會紀實〉，《國史研究通訊》，第8期（2015年6月），頁 86-91。2016年所辦年會「國際合作在中國」，紀實內容尚未發布。
  - 請參見任天豪，〈卷後語〉，收入唐啟華等著，《近代中國的中外衝突與肆應》（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頁 251-256。
  - 〈「國際關係史ワークショップ（第3回）：東アジア国際関係史の新たなパースペクティブを目指して」が開催されました〉，收入「京都産業大學官方網站」，2015年12月12日。全文網址：[https://www.kyoto-su.ac.jp/news/20151221\\_160\\_irworkshop.html](https://www.kyoto-su.ac.jp/news/20151221_160_irworkshop.html)。